

韩国文学名著双语读本

感动

韩国人的

한국인이 즐겨 보는 단편소설

短篇小说

金京善 编译



民族出版社

感动韩国人的短篇小说

金京善 编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动韩国人的短篇小说：汉朝对照 / 金京善编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

ISBN 978-7-105-09270-3

I. 感… II. 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韩国—现代—汉语、朝鲜语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62035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2.25 字数：310千字

印数：0 001-2 000册 定价：28.00元

ISBN 978-7-105-09270-3/I · 1920(朝201)

朝文室电话：58130534； 发行部电话：64211734

머리말

김경선 선생이 한국에서 중국인으로서는 제1호 문학박사를 수여받고 귀국하여 베이징외국어대학 한국어 학과에서 교수 생활을 한 지도 어느덧 10년이란 세월이 흘러갔다. 그동안 그는 일심전력 한국어, 한국문학 교육에 종사하는 한편 학문 연구에도 남다른 노력을 기울여 적지 않은 저서와 논문들을 발표함으로써 학계에서 호평을 받고 있다. 최근에 그는 또 수년간 한국문학 교육을 하면서 총화한 귀중한 경험을 바탕으로 중·한 대역으로 된 『한국인이 즐겨 보는 단편소설』을 내놓았다. 한국어 및 한국문학 교육의 같은 분야에서 사업하는 학자로서 그가 거둔 성과를 내심 기쁘게 생각하며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린다.

중국에서 한국문학 교육을 시작하기는 한국어 학과가 설립되면서부터라고 할 수 있겠으나 초기의 한국문학 교육은 한국어 능력 배양을 목적으로 극히 개별적인 문학작품을 강독하는데 그치는 형편이었다. 90년대에 이르러 중한수교를 계기로 수많은 대학교에서 한국어 학과를 설치하면서부터 한국문학 교육이 본격적으로 진행됐다고 해도 과언이 아니다. 그런데 한국어 학과의 고급 학년이나 대학원 과정에 한국문학 관련 교과목이 개설되어 있기는 하나 그에 따른 교과서들이 개발되어 있지 못한 것이 문제로 대두하고 있다. 『한국문학강독』과 같은 교과서들이 몇몇 있으나 그 종류가 극히 개별적이어서 다양하지 못하며 특히는 대개 한국어 원문으로 되어 있어서 학생들이 한국 문학작품을 순수 문학적인 측면에서 이해하고 감상하는 데



는 적지 않은 어려움이 있는 것이 실정이다. 한국어 학과에서 2~3년 한국어를 배운 한국어 실력으로 문학작품을 그 원문으로 감상한다는 것은 상상하기 어려운 것이다. 이러한 의미에서 볼 때 김정선 선생이 편찬한 『한국인이 즐겨 보는 단편소설』은 그야말로 급시우와 같이 그 의의가 자못 큰 것이다. 한국어 학과 학생들에게 원문과 번역문으로 한국현대문학 작품을 감상할 수 있도록 훌륭한 교과서를 제공했다는 것은 물론이요, 한국어를 모르는 일반 독자들에게도 한국현대문학 작품을 접할 수 있는 기회를 제공해 줌으로써 그 기여가 크다고 할 수 있다.

『한국인이 즐겨 보는 단편소설』은 그 책이름이 보여 주다 싶이 20세기 20년대로부터 90년대에 걸쳐 창작된 한국문학사에서 대표적인 작가들의 대표적인 단편소설 10편을 정성들여 선정하여 묶은 책이다. 문학을 연구하는 사람이라면 작품 선집을 만든다는 게 얼마나 어려운 일인지를 잘 알 수 있을 것이다. 문학에 관한 깊은 지식이 필요될 뿐만 아니라 이를 토대로 한 깊은 연구가 필요된다는 것이다. 또한 편찬 목적과 대상의 요구에 부합되는 수용자의 측면도 생각하지 않을 수 없어 이에 대한 연구도 동반되어야 한다. 이러한 의미에서 볼 때 『한국인이 즐겨 보는 단편소설』은 김정선 선생이 10여 년간 한국현대문학을 고심하게 연구해 온 결과물로서 그의 한국현대문학에 대한 깊은 이해와 높은 연구 수준이 역력히 보여진다.

흔히 문학작품의 번역은 재창작이라고도 말한다. 그만큼 문

학작품 번역은 문학 창작 못지 않게 문학적인 소양이 있어야
 한다는 말이다. 원 작품에 대한 정확한 이해로부터 그것을 다
 른 언어로 정확하게 문학적으로 표현해야 한다는 데는 단순히
 두 가지 언어에서의 어휘나 문장을 기계적으로 대역하는 데 그
 치는 것이 아니기 때문이다. 문학작품을 번역한다는 것은 그야
 말로 재창작하는것으로서 두 가지 언어에 대한 언어 구사 능력
 이 뛰어나야 하며 문학 창작에서 필요되는 상상력과 영감이 총
 동원되어야 한다. 『한국인이 즐겨 보는 단편소설』의 원문과 번
 역문을 대조하여 읽으면서 김경선 선생의 문학작품 번역 능력
 에 놀라지 않을 수 없다. 한국현대문학 고전적 작품들을 번역
 하는 데 김경선 선생이 각별히 신경을 쓴 것 같다. 그리하여 『한
 국인이 즐겨 보는 단편소설』은 한국문학 교과서로서도 훌륭할
 뿐만 아니라 한·중번역 교과서로서도 손색이 없다.

김경선 선생이 한국어문 교육과 한국현대문학 연구에서 거
 둔 성과에 다시 한번 축하드리며 앞으로도 더욱 휘황한 연구
 성과가 있기를 기원하는 바이다.

이선훈
 2008년 2월



| 目 录 |

风琴声起的地方 / 申京淑	1
孤独的爱人啊 / 朴婉绪	24
树妖 / 金容诚	49
笑声 / 崔仁勋	64
他人的房间 / 崔仁浩	77
去往三浦的路 / 黄晰映	89
阵雨 / 黄顺元	108
山茶花开了 / 金裕贞	117
荞麦花开的时节 / 李孝石	125
厢房叔叔和妈妈 / 朱耀燮	134



풍금이 있던 자리	/ 신경숙	152
너무도 쓸쓸한 당신	/ 박완서	180
탐욕이 열리는 나무	/ 김용성	208
웃음소리	/ 최인훈	227
타인의 방	/ 최인호	241
삼포 가는 길	/ 황석영	256
소나기	/ 황순원	278
동백꽃	/ 김유정	289
메밀꽃 필 무렵	/ 이효석	298
사랑 손님과 어머니	/ 주요섭	308
作者简介		334
후기		344



风琴声起的地方

申京淑

风琴声起的地方

这是发生在一家动物园里的故事。一只雄孔雀自幼隔着一张铁丝网与大象、乌龟为邻。它们不仅身材、长相不同，就连相互沟通的方式也完全迥异，因此按常理它们不可能成为好朋友。

这只小孔雀渐渐长大，到了求偶的年龄。为了博得异性青睐，它应该在雌孔雀面前展示它那美丽的羽毛，可奇怪的是它在母孔雀面前，不做任何反应，却在大象和乌龟面前优雅地展开了自己碧莎官扇般的羽毛。就这样，这只雄孔雀一辈子都向绝不可能接受自己感情的大象和乌龟示爱……

对鸭子而言，刚刚孵化出来后的前12~17个小时是最为敏感的时期，它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时候见过的事物。

——摘自朴侍龙的《动物的行动》

进村的路，初春的气息飘逸，处处美不可言。

山峦青翠……绿荫中粉红色的金达莱……还有……像打翻在地的零星黄色颜料般……点缀着的朵朵连翘花……绚烂无比！常常目睹这般景致，时而满心欢畅，却忽又感到一片凄然。你常说每看到美丽的事物，就会感到莫名的哀伤，看来你的这种心情，也传给了我。看到翠绿的山上，如白癣般的一簇簇山樱花，妆容已斑斑驳驳。

在那，不远处……家已在眼前。

我无法就这样走进家门，绕着空空然几乎无一物的村落走过一圈……还是不行……徘徊间听到扰人的鸟叫声。仰望白



杨树的高处，或许是一对情侣吧，两只喜鹊忙忙碌碌……筑着巢，自己的巢。我望了许久，只见它们一只换一只不知疲倦地轮番叼来树叶和枝条。

分明不是为了给你写这封信才重回这片土地的。怎么可能为了写这样的一封信而来？当初，我不是想和你一块儿离去的吗……

坐上飞机离去！

当你告诉我，今生要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一片空明，是梦吗？……应该是场梦吧。怎么可能，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不……不是别人，而是我的身上。这一定是场梦，我对自己说。

说是罪过，就是罪过吧。这罪，只不过是我要按我自己的方式度过我的一生。

当我在梦幻和现实中混混然的时候，你说罪过就罪过吧，之后就真的着手办理了。与你相识的两年，经历了太多感情煎熬的我，怎还会有如此眼前一亮的惊喜，交接完体育中心的工作了，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一次又一次追问，确认了仍然只有……泪水飘落……

分明不是为了给你写这封信才重回这片土地的。怎么可能为了写这样的一封信而来？你说抛弃一切出走，我愿把我的生命……把我的生命献给你。只是在离开之前，来此和不知内情的父母道别。我和你坐上飞机以后，只怕这一生再也无法与他们相见。

下了火车，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站内的洗手池洗手。十五六年前，我从女校毕业，离开村子的时候，我也曾在这洗手池洗过手。从那以后，不论是回到这里，还是离开，莫不如此。这习惯来的毫无缘由，但这次也没能例外，不知何时已站在水池前。突然身体里有个声音在问，“为什么，每次离开或是回来，你都要在这儿洗手？”我无言以对。或许是认为在这儿洗完手再进村，就能忘掉在城市里发生的一切？或者是以为

在这儿洗完手离开，就能忘掉在这儿发生的一切？再不然，只是单纯的习惯而已？那天，直到走进家门，才发现我把手表落在了水池。是你送的那块金黄色的手表。带在我的手上，阳光一射，便闪闪流动着光泽，玻璃镜面下，时针、分针、秒针格外清晰。上面还镌刻着你名字的缩写字母。

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我心中的阵阵波澜。甚至不知道这种波澜是否真能解释得清楚。不管怎样，我都要把我的心情告诉不知所到的你。也许，现在我的心情无法得到你的理解。我悲哀地发现，即使是那样，我还是应该做我能够做到的，那才是我能够为你做的事情。若因我表达得不好，读完这封信，你还是觉得我冷酷无情……那又该如何是好……

江水悠悠……江水悠悠……奔流不息，流淌得那么自然。不知怎的，当我打算和这江水一起流淌时，发现这是用我那颗心灵深处的甘泉换来的……不，我不应该说这些，只是，我只希望你知知道，无论如何都会给我留下无可奈何的痛楚……不，不能这样说。

那女子……我想，应该告诉你，关于那个女子的故事！

徘徊了半天以后，我才走进了家门。家里……空空如也……你也曾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凝望过门口吗？盼望着有谁会经过敞开的大门走进院落里。院子里撒满明媚的春光。大门边绕墙而上的葡萄藤上，一只小山鸡扑腾着飞下来，迷茫的看看四周，便“扑扑”的划着弧线飞向空中。真是奇怪！当视线追随着山鸡而又重在门口凝固的时候，内心深处一种无比熟悉的感觉，刺破厚厚的阻碍冲了上来。我睁大眼睛凝望着那扇蓝色油漆已斑驳脱落的大门。依稀记得，在什么时候，我的生命里曾有过与此完全相同的风景。过去曾经长满海藏竹的那片土地，如今铺满沥青，然而几年后的一个春天，竹笋却冲破沥青露出头来，我心中亦产生了这样的悸动。那时候，我应该是六岁？或者七岁？最小的弟弟出生的那年……算来该是我七岁时候的事了。我坐在地板的尽头，盼望着有谁会经过敞开的大门

走进院来。现在想来，那种迫切的心情，应该是在等待着母亲的归来吧。那女子正是在那时出现的。女子穿过大门进来的一刹那，我脚上挂着的黑胶鞋“嗖”的跌落在地。那女子仿佛牵引着晚春的阳光，奢华无比。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白嫩的女子。年幼的我，未曾踏出这个村子半步。头上缠着被汗水浸透的头巾的女人，用力地刮着用作祭品的斑鲳鱼鱼鳞的女人，就连皱纹的缝隙间都布满了污垢的女人，向南瓜地里灌撒粪水的女人，烈日下移种辣椒秧的女人，不以为然地挑出在大酱里爬着的蛆虫的女人，背着山上耙得的满捆柴草归来的女人，咬到苏叶下黏附着的绿色小虫还能吞下的女人，肋下夹着闲时喝的米酒，锄头和套袖的箩筐的女人，用拨弄灶口的木棍责打不听活的孩子的女人，胶鞋上厚厚实实黏着一层黄泥的女人，一躺下就说梦话的女人，粗粗的小腿上至少有三四个被水蛭叮咬后留下的伤痕的女人，一年四季皮肤皴裂的女人……这就是我眼中的女人，由于生活的艰辛满手是道道裂罅，生硬而粗糙。以至于见到如此白嫩的女子，不免惶惶不知所措。

“你家的菜地在哪儿？”

那女子走近我，抚摩着我的肩问道。不知何时她走进厨房，挎着箩筐站在我面前。我被女子的靓丽所吸引，穿上胶鞋，带着她走向通往菜地的边门。女子的身上隐隐散发出从未闻过的香味。走动间，香味从女子那儿一直袭过来。不知为什么，那种香气使我有种眩晕的感觉。通往地里的路上，我们遇到了正挑水的张婶儿，她还放下水罐，盯着我和那女子看，一副相当不悦的神情。

那女子穿越在白菜地间，随手把小棵的白菜放入筐里，又到地的另一头，拔了几根嫩绿的葱苗。女子像新娘般身穿九龙缎短袄，采白菜时化成嫩嫩的菜叶，摘葱时又化成青青的葱苗，分外美丽。田地里黄色的蝴蝶，安然地落在女子的头上，仿佛蝴蝶身上长出了新翅膀。从地里出来，女子的白胶鞋上已是泥迹斑斑，她却毫不在意，拉着我的手穿过边门，回到家



中。这突然出现在我家的女子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腌泡菜。不知所以的我就在她旁边打着下手，刮去姜皮，捣碎蒜头。她洗腌过的白菜时，我就在井边用瓢给她舀水。那女子做起这些来不是很上手。尤其是对母亲闭着眼也能一口气做出来的萝卜凉菜更是如此。母亲切菜的声音“咔嚓”轻快悦耳。而那女子却是“咔……嚓……咔……嚓”。就这样，女子经过那扇蓝色油漆斑驳的大门，走进了我们的家庭。与此同时，母亲的身影却消失在了大门的另一端，还撇下摇篮里刚过百日的小弟。那女子辛辛苦苦做了泡菜，准备了晚餐，我们这几个孩子中却没有一人拿起碗筷。因为坐在炕梢的大哥正冷冷地瞪着我们。我没吃午饭，坐在桌前，刚想伸手，但见到大哥那严厉的目光，不禁一松，又悄然地放下。

“吃饭吧！”

女子以近似哀求的声音说道。但谁也不敢顶撞大哥的威严。父亲不停地抽着烟，目光越过嘴巴紧闭的大哥，落在越发昏暗的院落里。摇篮里小弟的哭声突然响起。大哥如向父亲挑战般沉重地开口道：

“你们全给我出来。”

刚刚当上中学生的大哥理着光头，俨然像黑社会头目一般。丢下襁褓中哭的撕心裂肺的弟弟，丢下尴尬中不知所措的女子，也丢下埋头吸烟一语不发的父亲。我们跟着年轻的头目来到村头小桥。大哥把我们仨肩并肩排成一列，站在中间严肃地说：

“你们好好听着。今天开始要不听我的话，就不会有好果子吃，懂吗？今天来的那女人是魔鬼。你们绝对不要吃那女人做的饭，也不能穿那女人洗的衣服，即使她叫你们也不要答应。”

“大哥，为什么？”

比我大一岁的小哥扯着大哥的衣角问道。

“我肚子好饿，大哥。”

小哥的肚子里传来“咕噜噜”的声音，嗓音里带着哭腔。

我的心情正和小哥一样，况且那女子是那么白嫩。大哥突然发火了。

“只有那样，母亲才会回来，明白吗？”

大哥在排着队的我们仨人面前踱来踱去，不知何时突然在我前面停下脚步。我连大气都不敢再喘一口。

“尤其是你……你再像今天那样跟在那女人的屁股后面试试！妈妈不在你怎么活？”

我坐倒在地哭了起来。一直以来有什么东西紧紧压着胸口，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大哥却准确地找到了其中的理由。带着那女子走向地里时遇到的张婶儿那不悦的神情，女子隐约的香味虽然让人舒畅却又让人眩晕，这一切在心里渐渐清晰起来了。那年春天匆匆而来，十天后又匆匆离去的女子，如竹笋般在我心中，冲破端坐在屋檐下凝望门口的我内心深处的阻碍，不可抑制地涌上来，并深深触痛了我。

亲爱的！

再次提起笔，已经过了好久。昨天你的到来，那么出乎意料。你又是如何知道，我在这里的呢？我甚至连一次都未曾提起过这个村子。我原本以为，在此逗留不过一两天，没必要再特意告诉你。

常常在想，似乎已不能再让你明白我的心情。或许是从未有过用纸笔表明心迹的习惯，或许就像你昨日冷冷的叱责一般，是因为我一直在强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笔拿起又放下，再也无法写下一言半语。

昨天你来之前，我正在牛棚，给为小牛犊接生的父亲帮忙。那女子刚来时向我问及的那块地，女子散发着淡淡香气，如蝴蝶般轻盈地采摘着嫩绿白菜的那块土地，如今已盖上牛棚。这头母牛比其他的牛生产要顺利一些，父亲很满意地抚摸着母牛。它生的是一头小公牛。父亲收拾牛胎的时候，我回了家。你正在院子里站着。是你的幻影吧？……你来这儿？怎

么可能？……一定是我眼花了吧！太大的意外，让我久久都回不过神来，直到父亲走进院子，我还在呆呆地望着你。认识你以来，我常常期待着，要是能带你回家拜见父亲那有多好！长久以来的期待现已成真，然而我却像藏匿一个逃犯一般，拉着你慌张地从门口溜走。没想到，父亲和你的初次会面竟如此短暂。

在城里的茶馆相对而坐，你责怪我。你觉得，你那么渴望我，而我却总把你我之间看做是一段孽缘。我说我没有。你又问我，既然那样，为何不守诺言。可我的心情犹如沸水般汹涌，我试图捋出无尽的思绪，向你表明，哪怕是那么一点一滴。正如那女子带给我的那种感觉。你的神情告诉我你的茫然。我并不单是缺乏将自己的心意付诸于笔端的能力，对于一个眼神就已心灵相通的你，我连用口头表达心意的能力也没有。我告诉你那女子给我们做的菜肴，告诉你我工作的体育中心那噙着泪水练健美操的中年妇人，我讲这些时你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看着你泪光闪动的双眸，我只能用酒精来安抚我无尽的痛苦。酒入愁肠，苍白的我已是不能自己。你我之间不过是一段孽缘？我何曾有这种念头！

昨天的你和我，就像是同一个屋檐下的猫和狗。猫儿“喵喵”，狗儿“汪汪”，两者互不相通。狗儿举起前肢是说“我们一起玩吧”，而对猫来说，却是随时要进攻的警告；猫儿的耳朵下伏是说“我烦着呢，别来惹我，不然要挠你”，而对狗来说，却是顺从你的标志。两者南辕北辙，相差万里绝对无法沟通，还你咬我抓的。昨天的你我正是如此，你咬一口我抓一把，“喵喵”“汪汪”。你责怪，为何我的心突然间冰清高洁；我却埋怨，为何你是如此自私，只注重你自己的感情。你说下出国的日期起身离去。你说相信，我会及时回到你身边，却又带着无法释然的神情，坐上清晨的列车回到城市。回到家时，父亲正坐在檐下的廊子。见我拽着你的手匆忙从家中逃也似的走去，父亲已猜出什么，望着我的表情是那样难看。我坐到父亲身边，任

凭父亲责骂。半晌，父亲站起身来向屋里走去，无力地含混自语。

“那家伙，那小公牛竟是个睁眼瞎。”

点村家的外婆去世了，母亲刚去吊丧。

“生前总在阴冷中过活，走的那天总算是个温暖的晴天。”

母亲望着屋外和煦的阳光，慨叹道。当听说去世的是点村家，是点村家外婆的时候，我的心又忽悠沉了一下。记忆……真是奇怪，笼罩在黑暗中的东西，在一瞬间，竟变得如此清晰透明。

记忆中的点村外婆，总是流着眼泪在跳绳。从母亲那儿得知点村外婆去世的消息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否依然还活在这个世上。点村外婆家在村子的尽头，小时候我常常跟随母亲晚上去她家。而每一次，都会看见点村外婆一瘸一拐地在那里跳绳。

“腿又不好，您这又是何苦？”

母亲一再相劝，点村外婆却仍跳绳不止。母亲和村里的女人相聚聊天时，我得知，点村家外婆有一次倒了霉，头顶着祭祀用的食品从集市回家的途中，为了躲避飞奔而来的载货自行车，脚底一滑，滚下桥底，腿受了伤。为此点村外婆一连两年未能起床动身，那时她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好上了。自那以后，伤了腿无法动弹而日益长胖的点村外婆每天拖着那条伤腿，边哭边跳绳不止。两根草绳编成的那条绳索；你现在所在的那个城市……我在体育中心夜间健美操班当老师的时候，有一天，新来了一个中年妇人。我跟你提到过的，第一节途中突然跌坐在地失声痛哭的那个中年妇人。我却没敢提，她痛哭着大喊说，她的丈夫开始夜不归家了！那以后，妇人还是常常在课上坐倒在地痛哭。

“老师啊！您知道昨天那女孩儿来电话怎么说？那女孩竟堂而皇之地说‘你丈夫要和你离婚，他要和我生活在一起’，天啊！”

点村外婆去世的消息传来时，那妇人的健美操课……外婆

跳的草绳……在我心间有如针刺般刺过……这，到底是……

点村家的女人，不知何时完全停止跳绳的，最终还是孤单一人生活，成了老太婆而孤独逝去。

亲爱的。

若按昨天的情形，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你会一脸不屑。也许你会说，那些女子和你有什么关系？即使过去再神秘，再凄苦，那也不过是别人的过去，更何况这些也不值得你去窥探。为何要自寻烦恼？自己经营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变成一座围城，别人都努力摆脱它，你却为何……你还是个孩子，却为何拼命往里挤呢？

昨天，有些话一直没忍心说给你听。不然会把你我一下丢进肮脏的水沟里去的，为不让那些话蹦出来，在那家酒馆向你撒泼，发痴发狂。好几次话涌到嘴边，我用脚踢着你，用拳头敲打你的胸口，气焰嚣张，我想以此来压住它。你脸色苍白瘫坐在那里。如果我说出这一切，岂不就像你所说的那样，承认自己把你我之间当作是一段可耻的孽缘。不，我不能说。

可是现在……这些话……真有告诉你的必要吗……？

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反复问着自己。真到一吐而快时，你会不会从此而恨我？从爱到恨，只有一步之遥。你我心中不是一直交织着爱与恨吗？这期间，你我只不过是竭尽全力维护着这份感情罢了。也许，这些话会把你的心推到另一端，让你从此恨我。

亲爱的，请你原谅我。

要是不告诉你这些，你永远也不会明白我的这些表白。使点村外婆孤苦一生的那个女人；使中年妇人流泪跳舞的那个女人……曾经……在我家……对，我家……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父亲的女人……请饶恕我……我……不也正是那样的女人吗？

亲爱的！

不要生我的气。我，其实是喜欢那个女子的。或者可以